



河北省水利史概要

石玉璞 林 荣 著 戴建兵 申彦广 整理



环境史研究丛书

戴建兵 主编

地质出版社



河北省水利史概要

HEBEISHENG SHUILISHI GAIYAO

石玉璞 林 荣 著

戴建兵 申彦广 整理

地质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省水利史概要 / 石玉璞, 林荣著; 戴建兵, 申彦广整理.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1.5

(环境史研究丛书 / 戴建兵主编)

ISBN 978-7-116-07208-4

I. ①河… II. ①石… ②林… ③戴… ④申…
III. ①水利史—河北省 IV. ①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896 号

责任编辑: 刘振山 郁秀荣 胡庆翠

责任校对: 李 玫

出版发行: 地质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31号, 100083

咨询电话: (010) 82324599 (编辑室)

网 址: <http://www.gph.com.cn>

电子邮箱: zbs@gph.com.cn

传 真: (010) 82310758; (010) 82324552

印 刷: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书 号: ISBN 978-7-116-07208-4

(如对本书有建议或意见, 敬请致电本社; 如本书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河北省政府曾出版了《河北月刊》杂志。其中有一些有关水利的连载文章。特别是石玉璞、林荣的相关文章,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因而我们将其综合整理出来。

石玉璞、林荣著《河北水利史概要》选自《河北月刊》,其中第一章、第二章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第三章之第一、第二节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4期,第三、第四节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5期,第五、第六、第七节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6期,第八、第九节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7期,第四章之第一节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8期,第二节甲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0期,第二节乙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第二节丙、第三、第四节选自《河北月刊》1933年第1卷第12期,第五章之第一节选自《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4期,第二节上选自《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5期,第二节中选自《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6期,第二节下选自《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8期,第三节(甲)北运河部分选自《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10期,第三节(乙)南运河部分选自《河北月刊》1934年第2卷第12期,第四节上半选自《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第四节下半选自《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2期,第五节选自《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4期。这些文章前期由石玉璞、林荣合作而后期则由林荣独立发表,但是这部书稿最终没有连载完成。我们热切盼望两位作者的知情人、后人与我们联系,以穷秋怀古,共襄学术。

愿此书的整理出版有益于环境史的研究。

编 者

概要

粵稽史乘，唐虞以前，治河专书，湮无可考，禹敷土，疏九河，禹贡一篇，记载甚详。殷及成周，虽颁治河之命，未专书其事。秦汉以还，无代无之；若水经注治河策，唐志吐番黄河录；宋志宣和河防书；元明贾鲁治河事略；潘季驯河防一览；清靳辅治河方略；怡亲王水利四案及周馥治水述要诸书，类以著述名家，言之成理，其浚治之方，修防之策，体用兼备，不尽不竭，参酌损益，足法足征；惟以沧海桑田，变迁无定，文艺日新，靡所底止，不能不为古今之辨；删繁就简，而冀异趣以同归者也。兹际河北省举办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省府秘书长兼干事长瞿君兑之，嘱成秀编辑河北省水利史一书，以供教授上之参考；爰令本厅主管人员，搜罗前人专书，查检厅存档卷关于冀省各河本支源流之沿革，历代治河成规，以及特别工程，略古详今，草成是篇，曰河北省水利史概要。是书之成，为时甚促，采择难周，或以文献不足，搜求无自，疏脱挂漏之虞，鲁鱼亥豕之讹，在所难免，尚望海内博雅专家，批评而指导之，自不貽羞于来兹，幸甚！

辽中林成秀识于河北省建设厅公廨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河北省地理	(7)
第一节 方輿	(8)
第二节 地形	(13)
第三章 河北省各河源流考	(16)
第一节 永定河及其支流	(16)
第二节 北运河及其支流	(19)
第三节 南运河及其支流	(23)
第四节 大清河及其支流	(26)
第五节 子牙河及其支流	(31)
第六节 蓟运河及其支流(箭杆河附)	(34)
第七节 滦河及其支流	(36)
第八节 河北省境黄河	(44)
第九节 海河	(48)
第四章 河北省古代治水纪要	(50)
第一节 清代以前历代河员考	(51)
第二节 清代以前历代之水患及其防治	(55)
第三节 清代以前历代之水利	(90)
第四节 清代以前历代水旱及其与水利之关系	(97)

第五章 河北省清代治水纪要	(105)
第一节 清代管河机关沿革	(108)
第二节 清代永定河治水概况	(117)
第三节 清代运河治水概况	(154)
第四节 清代大清河治水概况	(172)
第五节 清代漳滏两河治水概要	(194)

第一章 绪论

河北省为禹贡冀州之野，东濒渤海，西倚太行，大河绕其南，长城环其北，群流交注，千里平原，土厚水深，民风质朴；秦汉以后，常为天下所重视，诚丰阜之佳壤也。如能山植森林，迁厥水源；渤海为壑，泄其尾间，勤修水利，农功幸兴，旱魃河伯，虐害何施！燕赵之民，其鼓腹而歌乎？乃实有大不然者！起视四境，凋敝零落已极，易水燕山之际，金台孤竹之间，或则千里赤地，如灼如焚；或则一片汪洋，蛙生井窞，岂其天然之所致，抑或人事之不臧欤？

直隶五大干河，汇津达海，图说云：昔人谓冀南地平土疏，可谓沃野千里，流泉百道，故自宋何承矩，元虞集，明徐贞明，清怡贤亲王，相继研求水利，开拓稻田，而成效遂以大着，后以历年久远，河流迁徙，淀泊渐陆，淤垫相仍；近岁以来，且时为民患，虽轻重有差，而其为害则一，探厥原因，由于天然者半，由于人事者亦半也，斯言实切时病。彼荷兰一国，非以低于海面而存立耶！矧背山面海，中介平原，固大有可为也。欲期补救，请言水利！夫水利有广狭两义：广义水利，包括排水防洪灌溉利运诸般治水办法；狭义水利，则独指灌溉而言，昔人水利界说，专言灌溉，其余防洪利运各事，统称治水，近世所谓河务是也。本编系就广义水利立论，所有古人修河济运之治水，营田灌溉之水利，以及近世修守堤坝之河务，均在叙述之范围。考河北省水道，目前最大之经流，计有八河：一曰永定河，二曰北运河，三曰南运河，四曰大清河，五曰子牙河，六曰蓟运河，七曰滦河，八曰黄河，此外尚有永运等五河尾间之海河；其余支流细水，或以汇归关系，并入经流；或因地域近邻，附列他水。永定南北二运，大清子牙及黄河均经设局，专任防治；蓟滦两河，昔归民修民守，民国二十年，曾经一度分别设局，后为经费所限，复归裁撤，修守事务，仍责成该管县府，督饬人民自办；其五河尾间之海河，因外交关

系，现由客卿掌握，设有天津海河工程局，管理浚治，至于农田灌溉，则以各河未能根本治理，尚无大规模水利事业；不过近山泉盛县分，人民自由举办，收效甚微，是在负责者之倡导。航运一端，金元明清各代漕运，虽为治水大事，近则时异势迁，仅为贸易通路，较大河流，均可通航；但旧式帆船较多，改良者尚少耳。就中为害最烈者，南为黄河，中为漳沱，北为永定及箭杆两河。

黄河古称大河，禹贡言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纳，至于大伾，北过烽火，至于大陆；又北播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汉书地理志》言：禹治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盖北道固属经流，而东行实为别渎，自禹下迄现代，凡六大变，而暂决复塞者不与焉。一，周定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二，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决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后汉永平中，王景修之，遂为大河之经流，水经所称河水是也。三，宋仁宗时，商胡决河，分为二派，北流合永济渠，至乾宁军（今青县）入海，东流合马颊河至棣县（海丰县）入海；二流迭为开闭，《宋史河渠志》所载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实宋光宗绍熙五年），河决阳武故堤，灌封邱而东注梁山漆，分为二派，一由北清河（即山东大清河）入海，一由南清河（即泗水）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元中，河徙出阳武县南新乡之流绝。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派渐微；及明弘治中，筑断黄陵冈支渠，遂以一准受全府之水是也。六，清咸丰五年，兰阳三堡铜瓦厢漫口，河由东明长垣东北穿张秋运道入大清河归海，此黄河六大变迁中，连同禹贡河道水由天津入海者三次（一禹河二周河三宋河）；除元河系属一道独流南行汇入海外，其余各次变迁，均经流行省境，现距铜瓦厢东徙之年，已越七八十岁，黄河之水，駸駸然似有改道之虞；南道久归废弃，淤淤已高，而北地故渎，俨然存在，河水北行，恐为当然之势；阳武新乡迤下，一有疏失，华北各地，同罹浩劫，实堪隐忧也。

漳沱河发源山西，自平山流入省境，正定藁城以下，代有变迁；盖河性善徙，微特正定藁城之间，纷歧迭出，实自滏阳以北，滋水以南，百数十里，皆其纵横冲荡之区，断港沙滩，蔓延殆遍，先分南北二道，嗣入北泊与滏合流；清同治年间，又离滏决徙，三支聚汇，曲折北流，迹其所经，实古唐河故渎，俗称古洋河者是也。水人文安注内，无处宣泄，灾及文大等十余州县，人力

几难挽回；光绪七年，于献县朱家口另辟引河一道，自西而东，历经李谢村、留余村、野厂、万家寨、程庄，至南紫塔，由子牙河西岸仍归旧渎，与滏阳汇合，并于北岸筑堤一道用以防护；其南岸则因地势稍高，水大之时，虽不免漫溢上岸，迨水落归槽，仍可流还河内；沿河居民不失一水一麦之利，故不筑堤。此后河流畅顺，各县水患遂纾；逮及近年，河身因淤垫而日高，北堤因失修而残破，每逢大汛时，河苦北决，文大等县，又罹淹没之患。

永定河原名无定河，一名桑干水，上流所经，重峦叠嶂，从无冲决；一入平原，易淤善溃，时苦为害。此河在两汉以前，以高粱河为正流，水由梁山北麓东出，历昌平州西南界山中，直经苏北而东，合于潞水道，在今北平之北；逮乎魏晋，高粱河塞，遂以清泉河为其正流，水由石景山北麓东出，曲经苏南，亦东合于潞水道，在今北平之南；下至隋唐，经流未改；沿及辽季，清泉东道复淤，始自石景山一折而南，出于卢沟今道，而至看丹口后还向东趋，仍抵高丽庄而归于河；迄金大定年间，决于上杨村，湍流成河，遂听之，不复引归旧道，而北平西南水患，兆于此矣。时议亦曾拟开金口渎以复清泉故渎，只因建都在苏，正当两金口下流之冲，虑其波及郊圻，故暂开即塞；然桑干形势，东趋为顺，合潞为安，拂逆其性，狂横乃甚。清康熙三十七年，疏筑兼施，建堤束水，引入淀，始名永定。自彼时迄今，防堰日增，下口靡定，先后迁改，举凡一十五次。明季原入西淀，清代改入东淀，旋又引经三角淀；厥后陆地淤高，不堪容纳，该河遂奔突横决，穿凤入运，即现行之道也。目前堤身愈筑愈高，河槽愈淤愈浅，势如瓮头引水，根本治理，无可缓矣。

箭杆河乃窝头河之俗称，本为古鲍丘水道，河身狭窄，容量甚微，首起顺义县之金鸡堂，南流经三河、通县、香河等县界，至宝坻县王铺庄，汇入鲍丘河；至鲍丘河，旧为潮河之下流，自明嘉靖年间，退潮济运，上源遂断；不过伏秋雨期，为宣泄沥水之用而已。清末民初，潮白河在顺义县李遂决口东南行，窜入箭杆河内，迭修未塞，平东各县，同遭淹涝之患；就中尤以宝坻县境为最甚。民国十二年，顺直水利委员会，于苏庄地方，建闸开河，其水量挽回运河者四之一，泄入箭杆河者，仍有四之三；该河窄小，本已不能容受，又加下游蓟运河湾曲过多，尾闾阻滞，宣泄不及，是故每届伏秋，大汛山洪暴发，宝坻等县，一片汪洋，俱在巨浸之中。以上为省境南北水患大

要情形，自古迄今，历经变迁，实承前代之弊，居济一得云：古人之治河，治其泛滥横溢，足为民害者，引之沮洳洼下之处，徐徐焉趋入于海，而治河之事已毕；盖其时间旷之地甚多，委而弃之，不与水争，故得施其疏浚之功，绝无所顾惜，而水亦顺性以往，无奔腾冲决之患；今也不然，梁豫青兖淮徐之境，郡县村落，星列棋布，生齿日繁，桑麻遍野，凡昔人所弃以与水者，尽为沃壤，民所必争；既无容蓄，而又为转漕必由之要路，不得已而大为之堤防，跬步之间，行迥屈曲，使俯就吾之约束；而数千里间，不致有尺寸之渗漏矣。又恐其不足以转漕而济运，是必民不病水，水为漕用，而后可以言治，于此可见古人言治之利弊；现在漕运虽停，形势故在，以言改善，实苦艰巨，迹昔修治之道，要言不过防洪排水，灌溉济运诸端，禹平水土，重在排水防洪，汉晋修防，不外斯意；唐宋或资灌溉，元明实急转漕；降及有清，先后修治，则防洪济运而外，又旁及于排水灌溉之水利也。水道提纲齐召南自序云：治水莫神于大禹，言地亦莫精于禹贡，以治水先委后源，则列叙九州疆域高山大川，自滨海之冀兖青徐扬州，西迄梁雍，以山自有干与枝，水自有源与委；则总叙导山四列，导水九川，皆起雍梁而东至于海。诗言：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古圣人体国经野，以建都邑，利农田，济舟楫，设津梁，转运阜财，襟带险固，孰有不予水深究其本末者乎！

《防河要览自识》云：窃汉豫东徐淮诸区，河决之患，代所时有，而当时治河诸名公，亦皆卓著成效，虽黄流之通塞，运道之变迁，闸具之废置，官师之修守，工力之难易，支应之盈绌，时有不同，势亦互异；然观其大略，究其旨归，固有今古同揆者。

《行水金鉴》云：漕运自古有之，禹贡于各州下皆有达河之路，达于河，即达于京师也。汉漕仰于山东，唐漕仰于江淮，皆有运道；宋都汴梁，转运便易；元都北平，始终海运，至元中开会通河，岁运不下数十万石；迨明永乐后，东南河运至京，至于今不废。

《治水述要》云：今世望治者，莫不期图富强，而富之原，首在农商，则灌溉之利，转输之图，尤不可亟讲也。沟洫之政，古有专官，后世惟以漕道为重，故田间水利，旋兴旋废，甚至连年昏垫，民不聊生，弥望赤野，徒尤荒旱，偶有举治之者，其术亦疏，旋作旋辍，莫收实效，有心者慨然伤之！

旷观各家言论，自可略知当时举措之中心矣。夫治水犹医病也；医病者务须审病立方，对症下药，方克有济；治水胡独不然！清陈仪治河蠡测云：从来治河者，必通计全局之利害，而教可定为一河之会归，必先定下游之会归，而后可议上游之开筑：盖欲治上游，先治下游，必先使尾闾通畅，而后胃肠之气乃顺，斯实古今之通论，治河之嘉谟，宋人所谓禹只是先从低处下手，若下通之河尽杀，则上面之水渐浅，方可下手是也。

《禹贡》之言治水大要，在一导字；孟子释以疏濬决排四字，所以顺其就下之性，使之行所无事。善夫清王家璧之序畿辅水利议也！其言曰：夫水为六府之一，疏之则利，堙之则害，听之则害，用之则利，神禹尽力沟洫，斯田间之水达于川，大川之水达于海，分之则为沟洫畎浍之小浚，合之即疏濬决排之全功；是沟洫一小江河也，江河一大沟洫也。班固《沟洫志》，不袭称河渠书，殆亦有见于此；然则禹功之大，特顺水之性，行所无事，非别有神怪也。盖必沟洫渠河，脉络交通，始可得以治水。盖亦必宣泄通畅，顺势安流，始可言及水利。

明徐光启有言曰：用水之利有五：灌溉有法，织阔无方，此救旱也。均水田间，水土相得，兴云坎雾，致雨甚易，此弥旱也。疏理节宣，可蓄可泄，此整潦也。地气发越，既有时雨，必有时阳，此弥潦也。且大雨时行，正农田用水之候；若沟浍纵横，播水于中，必减大川之水，是可损决溢之患也。泽农要录曰：谚云：水利兴，民力松；甚矣，水之为益于农田也！然不得其用之法，则或致弃灌溉之利，而反受漫溢之患。畿辅之间，近山则泉多，近海则潮盛，清浊之流，辐辏交通，淀泊之区，容受深广，何一非可用之水；然非讲求于地形高下之宜，水势通塞之便，疏濬排障之方，大小缓急之序，亦难言经理得宜，操纵由我。水利私议云：水之属为泉，为河，为引淀泊之流，为蓄近海之潮，泉源宜疏畦以引之；经流宜开渠设涵洞以析之；形势就下，宜建闸以蓄之；来源太猛，宜修陂以缓之；他如水淹易及之处，则宜为围为圩；山麓萃确之地，则宜布石留泥；超壑越涧之处，则宜腾桥筒车，水性不外此数则，用法亦不外此数种，旨哉言乎！实得用水之窃要也。

后世之言治水者，既限于巨款之难筹，又骛于目前之小效，乃不得不以加高培厚四字为岁修照例之常规；假假时势多艰，财政益绌，遂并此加高培

厚而亦并不能切实举行；时至今日，水道久称阻滞，堤防愈形卑薄，河路面积，因侵占而日狭；河槽深度，因淤垫而日浅；河身既无容纳之量，而堤防又乏捍御之功，将何以消泯水患乎！虽然，沿革异制，古今异宜，灾害症结，异代不同，形势变迁，关联人事；审往知来，读今鉴古，端在世之留心水政者！

清徐端《廻澜纪要》自序曰：语云：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治水之法，其成事而预备不虞者，尤不可不究心于平日也。当纠纷盘错之会，贵乎临机之断，故能转败为功，苟非成算在握，应之如意，何能挽狂澜于既倒，任大役以观成耶！究心水政者，尤当三复斯言！

第二章 河北省地理

河北省者，辽金元明清各代之畿辅也。洪荒古代，初为海湾，因冲积之作用，化为平野，全省面积，约为六十万有零方里；据民国十八年调查人口，计为两千七百二十八万八千八百零三人；东界渤海及辽宁省，西界山西省，南界河南及山东两省，北界热河及察哈尔两省；东西广约七百余里，南北广约一千三百余里。

按河北前为直隶省，其面积原包括热河旧承德府境在内，据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屠寄所著中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内载：面积四五八，六九四方里，关于地域面积，近年尚无精确调查，无从参证；姑照民国十八年本省测量处绘制之全省舆图，约略合计如上数。至广袤里数，记载各异，屠寄地理教科书云：东西相距，约一千二百里，南北相距，约一千四百七十五里。清同治年间，所修之《畿辅通志》内载：东西广一千二百三十里，南北广二千六百三十里，考其疆域，均连热河旧承德府地合计在内，而数目不同。民国五年陶履恭杨文洵合辑之《中外地理大全》内载：东西八百八十里，南北二千一百五十里，则系合民国十七年以前之京兆直隶两疆域而言，现在省区又经变更，广袤里数，较前自异，今就河北全省舆图比例计算，得数如上。

《天下郡国利病书》云：今之畿辅，古之冀州也。考古冀方分为国并，广博连图，一倍于雍豫，三倍于青兖，荆扬梁益，迥莫于此，距如后世提封之有四履者乎！拆分又两并也。延袤两千里，胜有四州，亩及三国，东无疆而疆以渤海，西无域而域以太行，南干大河，北屏干岳，亦犹一家之有户壁焉尔，疆域云乎哉！

又周洪祖燕京论曰：燕京屏山濒海，有金汤之固，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险扼尤着，故蓟州保

定重兵屯焉。自山后诸州，弃以与敌，则居庸之外，即宣府为藩镇，广平以南，水陆毕会于临清，而天津又海运通衢也；即此可观悉本省之大概形势矣。兹分述方輿形势如下：

第一节 方 輿

河北省古代虽称冀州，实为《禹贡》冀州之一部，兼有兖州一小部分，称冀州者，言其大者也。据《地理今释》云：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泽辽沁三州，直隶之顺天永平保定广平顺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间二府西北境，大名府西境，盛京之锦州府，河南之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阴山下，西起东受降城（今蒙古导朵儿村）之北，东迄于大辽水，此外旧大名府及真定河间二府之东南境，则均属于兖州区域；虞舜系十有二州，于禹贡九州岛外，增幽并营三州；郑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齐为营，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燕以北为幽是也。禹复九州岛，商汤仍之，周分诸侯之国为九州岛，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藪曰杨纒，其川泽，其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藪曰临馮祁，其川泽池匿夷，其浸悚易，至所谓幽州者，实今之辽宁省南境也。春秋时诸侯强盛，凡十四国，今之省境分属于卫晋燕之国，战国并为七雄，则为燕赵两国疆域。

秦并为天下，废封建为郡县，今之省境，计为六郡，一渔阳郡（旧顺天府及遵化州境），二右北平郡（旧永平府境），三上谷郡（旧保定河间宣化及易州境），四巨鹿郡（旧顺德真定府冀赵深定四州境），五邯鄲郡（旧广平府及河南彰德府境），六东郡（旧大名府及山东东昌府临清州境）；汉兴，增置郡国；武帝时定为十三部，刺史则分隶于冀幽两州刺史；三国属魏，仍隶冀州刺史；降及五胡乱华，先后为石氏慕容氏姚氏所据，后入元魏版图；唐代分道而治，隶于河北道；五代晋天福初，以十六州入辽，从此分属辽为南京道；宋分河北为东西两路；金属中都河北东西及大名四路；元制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分辖天下府州县治，此行省制度之滥觞也。彼时河北省境，分属于中书省之大都永平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八路；明洪武初，都江表

罢元中书省及行省，改诸路为府，以应天诸府直隶京师，余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领天下府州县治，永乐迁都，改北平布政司为直隶，计辖府八，直隶州二，县百十六，列表如下：

明司府州县表（直隶）

京师	北至宣府，东至辽海，南至东明，西至阜平，府八，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一十六	
顺天府 (州五县七)	治大兴，宛平，余治一县者不注 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	
	通州（县四）	三河，武清，蓟县，宝坻
	霸州（县三）	大安，大城，保定
	涿州（县一）	房山
	昌平州（县三）	顺义，怀柔，密云
	蓟州（县四）	玉田，丰润，遵化，平谷
保定府 (州三县十二)	清苑，满城，安肃，定兴，新城，雄县，容城，唐县，庆都，博野，蠡县，完县	
	祁州（县二）	深泽，束鹿
	安州（县二）	高阳，新安
	易州（县一）	涿水
河间府 (州二县十)	河间，献县，阜城，肃宁，任邱，交河，青县，兴济，静海，宁津	
	景州（县三）	吴桥，东光，故城
	沧州（县三）	南皮，盐山，庆云
真定府 (州五县十一)	真定，井陘，获鹿，元氏，灵寿，藁城，栾城，无极，平山，阜平，行唐	
	定州（县二）	新乐，曲阳
	冀州（县四）	南宮，新河，枣强，武邑
	晋州（县三）	安平，饶阳，武强
	赵州（县六）	柏乡，隆平，高邑，临城，赞皇，宁晋
	深州（县一）	衡水
顺德府（县九）	邢台，沙河，南和，任县，内邱，唐山，平乡，巨鹿，广宗	

续表

广平府(县九)	永年, 曲周, 肥乡, 鸡泽, 广平, 成安, 威县, 邯郸, 清河	
大名府 (州一县八)	元城, 大名, 魏县, 南乐, 清丰, 内黄, 浚县, 青县	
	开州(县二)	长恒, 东明
永平府 (州一县四)	卢龙, 迁安, 抚宁, 昌黎	
	滦州(县一)	乐亭
延庆州(县一)	永宁	
保安州		
万全都指挥司	卫十五, 宣府(左右), 万全(左右), 怀安, 保安, 怀来, 延庆(右), 开平, 龙门, 又蔚州、永宁、延庆、保安四卫设于本州岛县	
北平行都指挥司	卫二十二, 大宁, 新城, 富峪, 会州, 木榆, 全宁(左前), 营州(右中后), 兴州(左右中前后), 开平(左右中前后), 宁御所二	

清因明制直隶设总督连同顺天府治, 共府十一, 直隶州六, 厅一, 州十七, 县一百二十二, 但顺天府属二十四州县, 另设府尹府丞统之, 不辖于直隶总督, 列表如下:

清直隶省府厅州县表

设 总 督 府 十一; 直隶 州 六; 州 十 七; 县 百 二 十 二; 顺天府不辖 于总督; 设 府尹府丞统 之	京师, 周四十里, 高三丈五尺五寸, 门九曰“正阳”, 南之右曰“宣武”, 南之左曰“崇文”, 北之东曰“安定”, 北之西曰“得胜”, 东之北曰“东直”, 东之南曰“朝阳”, 西之北曰“西直”, 西之南曰“阜成”。皇城在城中周十八里有奇, 南曰“大清门”, 少北曰长安, 左门曰“长安右门”, 东曰“东安门”, 西曰“西安门”, 北曰“地安门”, 大清门内曰天安门, 又南面外城七门, 南曰“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 东曰“广渠门”、“东便门”, 西曰“广安门”、“西便门”。	
	顺天府(州五县十九)	大兴, 顺义, 宛平, 昌平州, 良乡, 密云, 固安, 怀柔, 永清, 涿州, 东安, 房山, 香河, 霸州, 通州, 文安, 三河, 大城, 武清, 保定, 宝坻, 蓟州, 宁河, 平谷
	遵化府县二	玉田, 丰润
	保定府(省会) (州二县十四)	清苑, 满城, 安肃, 定兴, 新城, 唐县, 博野, 望都, 容城, 完县, 蠡县, 雄县, 祁州, 束鹿, 安州, 高阳
易州(县二)		涞水, 广昌